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 ● 贺雄飞 主编

昔日的灵魂

毛志成 著

南有余秋雨，北有毛志成

一个幽默学者的智慧罐头

经济日报出版社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昔日的灵魂

——一个幽默学者的智慧罐头

毛志成/著

25/04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昔日的灵魂/毛志成著—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4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 ISBN7-80127-423-7

I、昔… II、毛…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2250 号

昔日的灵魂

——一个幽默学者的智慧罐头

总 策 划:	草原部落创作室
主 编:	贺雄飞
作 者:	毛志成
责任编辑:	高国辉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100054)
总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平谷县大华山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11 印张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ISBN7-80127-423-7/G·191 定价:20.00元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总序

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

——余杰《火与冰》

一

“黑马”一词其实也是从英语中舶来的，原指体育界一鸣惊人的后起之秀，后指实力难测的竞争者或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的人，无贬义或政治涵义。首先在英文中使用“黑马”的人，是英国首相犹太人狄斯累利，他在一本小说中这样描写赛马的场面：“两匹公认拔尖的赛马竟然落后了，一匹‘黑马’以压倒性优势前驶。看台上的观众惊呼：‘黑马！黑马！’”从此，“黑马”一词便成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名词。

曾经有个叫“刘晓波”的人被公认为“文坛黑马”，而今却不见踪影；前一阵子又有个叫“王小波”的人被称作“黑马”，可惜他却英年早逝……中国的“黑马”真是久违了！我苦苦地寻觅着、思考着，也苦苦地等待着。

当我蜷缩在遥远的“草原部落”，吟诵着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名句时，独怆然而泪下……

二

我选定的第一匹“黑马”是北大25岁的研究生——余杰。当我在回家的路上，随手翻阅孙郁先生转给我的那些字迹模糊

的、被余杰自称为“抽屉文学”的油印小册子时，禁不住吃了一惊。这一夜我彻夜激动，耳边是火车的轰鸣，眼前是闪闪的烛光。

1990年后，我接触过许多北大人，一度对北大丧失信心。但余杰的文章改变了我对北大的偏见。北大毕竟是北大，否则，怎能培养出余杰这样的“精英”呢？

余杰说，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读余杰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他才使我看到中国文坛的希望之光。余杰同其他作家的区别在于，许多人的文章是用一堆堆可有可无的话堆砌的，而他则是用实用而广博的学识和一句句精美的格言炼成的。这一区别，就足以令许多深有“诺贝尔情结”的中国作家汗颜。他并没有自以为是，反而劝慰那一伙“吃不着葡萄”的家伙：“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余杰说，所有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余杰就是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因此他的文章里充满纯真和锋芒，这是大多中国作家最缺乏的品格。于是，这匹“黑马”遭到冷眼和报复是难免的。庆幸的是，中国还有一大批深爱余杰的同志，否则，他的书也不会在北京9所名牌大学中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行。他的一位朋友说：“余杰的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你何必拉来那些老人的文章一比？宽恕他们吧！你且走你的路，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我一刀，刺在他青红的苦胆里。”

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余杰的哥们呢？

三

我选定的第二匹“黑马”，是号称中国“第一”名记者的张建伟先生。张建伟先生最辉煌的80年代，也是中国文化界思想最活跃的年代。他用他的“慧眼”，与中国青年报的同行们，赢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轰动。对于中青报来说，能有读者真实地，而不是组织上有意安排地，在大门上打出“中国青年报万岁”的横幅，应该说是百年不遇。

“深呼吸”，这是一个高强度训练的体育运动员的习惯方式，也是一个大肺活量思想家的习惯方式。因此，对于建伟先生来说，他不仅是中国“第一”名记者，更是作家，也是学者。他的心永远同读者的脉搏一起跳动，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时代的最强音。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事情便是“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因此有人预测，张建伟走向市场之时，便是许多鼠辈文人失业之日。

四

我选定的第三匹“黑马”是首都师大中文系的毛志成教授，他虽年过半百，却有着疯狂的精力和活跃的思维。他的杂文浸透了忧患意识和正义的激情，一切“伪文人”、“伪文化”和“虚情矫饰”都被他脱光了衣服；他的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幽默和睿智，绝非那些无病呻吟、絮絮叨叨和外强中干的“伪文人散文”可比，故而有人说：“南有余秋雨，北有毛志成”，此语并不过分。

“昔日的灵魂”，这是毛先生大病初愈后的第一次亮相，但愿

他对世纪末中国文化的每一个沉思，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敢于暴露自己灵魂的人，一定是一名勇士。

五

这套“黑马文丛”，是我刚刚策划出版的“百角丛书”的延续。三部作品，三种风格，一定不会使您失望。当然，“草原部落”也随时欢迎“黑马”的加盟和读者善意的批评。

大草原是马的故乡，“草原部落”则是“黑马”的牧场。但愿正义的声音能激励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汉子昂首跨向 21 世纪！

贺雄飞

1998 年元旦钟声敲响之际
于呼和浩特草原部落创作室

目

录

第一辑 昔日的灵魂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珍惜一次拥有”，多么脆弱而又苍白的语言！其实，这是对“天长地久”的绝望。

——《我好怕女人》

名尼传.....	(3)
五个女人的故事	(14)
死趣温邈	(24)
死后文摘	(29)
一位名人的逝去	(34)
我好怕女人	(40)
世纪“末日”情绪	(45)
举目尽匆匆	(56)
雄性篇	(59)
西出函谷关	(64)
忆“净”三章	(70)
饥渴的大海	(75)

第二辑 世纪末酒吧

成了名之后，为了保名、扬名，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戏说”。如被电视台请去，便可以胡乱掰谎一通他根本不内行的事：作家可谈啤酒品尝，歌星可谈朦胧诗，影星可谈幼儿教育，反正多在电视台露面便会“混个脸熟”。

——《“戏说”时代》

玩“淡”与扯“淡”	(81)
虫吟与诗	(85)
悼念红晕	(89)
每与人言	(92)
在同一张报纸上	(95)
“刁民”论	(98)
“食客”论	(100)
酒场随笔	(103)
一笑千金	(106)
中国急需“权力学”	(109)
腐败五“层次”	(112)
关于“莫测”	(115)
蝉的辉煌	(119)
躲开它们活活看	(122)
从“印第安人哲学”谈起	(125)
上帝对人的最后谈话	(128)
一层窗纸的神圣	(133)
贾府设立了举报电话	(135)

奇怪，那些文章仍很新·····	(137)
贵妇·贱婢·小女人·····	(139)
读者越来越不好骗·····	(144)
学会“偷听”·····	(146)
“恐惧”赋·····	(149)
生活不承认原稿·····	(152)
“吃”赋·····	(155)

第三辑 有一伙人叫作家

会上若是突然添上了一个新成员——年轻漂亮的女郎，
尽管她写出的那一点东西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很稀松，
在文坛的有限交椅上还没她的位子，但她也会当即成为人们
的特殊关注对象，不日即可成为会上的中心人物。

——《冷落老头子》

维纳斯的私生活·····	(161)
“戏说”时代·····	(167)
逢“场”写作·····	(172)
真假“暴发户”·····	(176)
经典的脸·····	(181)
文学的绝路·····	(183)
“生殖优势”和自洗自摸文学·····	(188)
文学消亡的一种形式·····	(193)
“蚊人”与“刁文化”·····	(198)
教授吟·····	(203)

“开放”的伎俩与“危险世纪”	(207)
“裸工程”与“奢工程”	(214)
糟糕就在于人人都是讲理的	(218)
我们并不永恒	(222)
人类，走失了经典	(227)
永恒的悲哀业	(231)
有一伙人叫作家	(236)
文学，你无法否认矮化	(244)
冷落老头子	(250)
衙役的“做官要道”	(254)
呼唤《红楼梦》研究的视角更新	(257)
论当代文学热点	(282)
闲话通俗文学	(316)

第一辑 昔日的灵魂

追悼会前 10 分钟，那些因开追悼会而放假半日的人在等候中，麻将至少开了三桌。哨声响起，车子发动，有一桌仍未收局，其中一人说：“桌面儿别动！咱们哭过之后，回来再战！”

——《死趣温撷》

异性觅偶，匆匆相识，匆匆表演浪漫，匆匆登床，匆匆怀孩子，匆匆反目，匆匆打官司，匆匆离婚，匆匆再婚。

——《写在庄子祠》

名 尼 传

一

她是我的姑母。

50年前，我四、五岁，她十八九岁。

农家无闲者，她自然也不例外。几年前她读罢了小学之后，几乎没用家里人做半句提醒，就在第二天便走向田野，默默地做起了农家事，回到家时，她的衣服总是被汗水浸得湿湿的。等汗水干了，衣服上便泛出了大大小小的环形碱花。

我很喜欢去嗅她身上的这种气息，这种由汗味和我说不出的—种女性气味共同酿造出的特殊气味，热烘烘的，香沁沁的，有些刺鼻。但这种刺鼻又使人感到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是活生生的，真切切的，不似邻家那位娇滴滴、懒散散的“二小姐”。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时遗在空气中的那股香味，总是使我觉得像是从与她本人不相干的什么香料盒子里溢出来的。

我一嗅到姑姑身上的气息，不知为什么，很自然地便想到了母乳的温度、气味，尽管姑姑还是个百分之百的未婚者。

姑姑是个沉默的人，但脸上绝无忧郁，只有安详。吃罢晚饭，一家都难得地说说笑笑一场，只有她总是在窗前的几丛草本花卉旁放个小凳子，坐下来，用手托着腮，两眼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凝神，整个晚上都一动不动。在这种时候，我也往往搬个小凳子，偎坐在她身边，将耳朵贴在她的胸上，感受着她胸乳的一起一伏，谛听着她心脏的怦怦跳动。

她沉默，但不冷漠。我整个晚上都偎在她那劳作一天已经很疲倦的身体上，她从未躲过，也未推过。直至我打起了微鼾，她才默默地抱起已经很沉重的我，送到我房中的土炕上，轻轻地放倒，又轻轻地脱掉我的鞋子、衣服。然后，将我的衣服放到鼻下嗅一嗅，以判断是否该拿去洗了。

姑姑的沉默，既是对人世间琐碎争端的漠视，又是一种无畏。

二

我家人都是本分农民，怕官，怕恶人，怕一切飞来的突然祸事。

为了一垄地的争执，一个恶邻天天在门前叫骂，手里还拎着一根铁锹柄，发誓说见一个打一个。姑姑去串亲，尚未归来，我一家人都不敢出门，我也不敢去上学。

这一天晚上，姑姑回来了。一家人把眼前的祸事告诉她，她只听了几句便回房睡觉了，像是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

第二天吃过早饭，她照例背起柳筐，准备去田野里打草，并顺手抓起我的手不动声色地说：“走，该上学了。”好像对门外的骂声一点也没听到。

我偎在她的身边走出门，只见姑姑什么也不理会，对那个恶邻既无鄙夷也无畏惧，像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

姑姑平日怎么走，今天还怎么走，一步也不想绕。走到那人身边时，那人赌气将木棒横过来，挡住了去路。姑姑什么也没有说，脸上几乎没有任何异样表情，她像连那根木棒本身也未看到，该怎么走还怎么走。

那人的木棒好像很软，很快就垂落下来。

姑姑领我走远了，她从未回过头。

三

父亲、伯伯、叔叔为了分家的事产生了争端，乱哄哄。姑姑的婚事也已临近，那个有可能成为我姑父的人是十几里外一个镇上的首富之子，我认识的。他家刚刚打赢一场官司，兴奋之余，送来的彩礼也十分丰厚。

而在这一方人中，那个在打官司中饱受冤屈，在官司过后已经倾家荡产的人家，半个月之内至少有两个老人提前去世了。

姑姑仍像是没有什么表情。

晚饭后，对一家人在分家事上的争吵，对那位“男家”派来的人眉飞色舞地在我家人面前的夸豪逞富，姑姑好像什么也不想听，她照例坐在那几丛草本花卉旁边，用手托着腮，凝视着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一切都与往常一样。

第二天，她去串亲了，据说是到她的外祖母家去。但是这一去，足有十天未归。婚期将近，家里去接她，而亲戚家的人却说她始终未来过。一家人惶乱不堪地四下寻找多日，最后才听到有人说，在什么山的什么庵中见到一个已经落发的尼姑，很像是她。

四

我第一次随另一位已经出嫁多年的姑母去庵中看她的时候，她真的已经落了发，穿上了灰色的僧袍。

但她的神态，仍与当年无异，只顾默默地忙忙碌碌——时而去井边淘米洗菜，时而去膳房门口劈柴扫地。我那位年长的姑母追着她说了很多话，也流了很多泪，她竟无一语。

但是，她的脸上只有宁静，绝无怨色、怒色。我们只好挥泪告辞。

在我转身之前，她突然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一仰脸，我发

现她笑了。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这笑，像是从清泉中流出的春水，很清澈，很透明，但无波澜，无声响，如果你认真去看，她又好像没有笑，泛动在脸上的只是从内心溢出的慈爱。

五

七、八年后，她成了此庵的住持尼。

据说，她成为住持尼不但是她自己从未去想从未想到的，而且，那位原任住持的老尼还曾有意作梗。

但是，正是因为她从来“无意”，也正是因为那老尼的作梗，她升为住持尼又越发显得顺理成章。

据说，她走出庵门去四下几个村镇“化缘”——即化讨布施时，每到一个人家的门口，只是敲上几次钵盂，不论有没有人走出，也不论走出的人是喜是恼，她都不卑不亢、无媚无怨地念上三遍佛号，继之转身就走。也许正因为她无乞讨状、无嗔怨态的缘故，她往往得到的布施最多。特别是有一次她将化得的半袋米偷偷放在一个盲丐手上而默默离去的事被人窥到又随之传布开来之后，人们就更乐于将布施放到她的“功德袋”中。

庵里的经卷虽然不少，但除她之外，庵中之尼又都是文盲，只能记下代代口授下来的几段经语。只有她，将蒙尘很厚的经卷取出，默读、背诵、抄写了一遍又一遍。老尼发现了，只是增添了几分妒意。后来，便借个缘故打发她去做“粗脚尼”，干着很累很累的活儿。

但是，她的无怨无悔，最终还是感动了老尼。老尼圆寂前，弟子跪在榻前，我的姑姑本来是跪在最后面的角落里的，但老尼沉吟良久之后还是扬了颤抖的手。弟子们逐一跪着移步到她手下，但她的手都没放下，只有在我姑姑移到她手边时，她的手才